




# 唐宋 上 传奇集

Tang Song Chuan Qi ji

鲁迅 校录  
蔡义江  
蔡宛若 今译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It depicts a landscape with several tall palm trees on the left side. In the lower right, a boat is shown on a body of water, with a figure inside. The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elegant, using varying shades of ink and light washes to create depth and atmosphere.

# 唐宋 传奇集

主编  
陈寅恪

鲁迅 校录

蔡义江 蔡宛若 今译

Tang Song Chuan Qi Ji

唐宋传奇集

上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传奇集 上 / 鲁迅 校录, 蔡义江、蔡宛若 今译.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339-3616-7

I. ①唐… II. ①鲁… ②蔡… III. ①传奇小说—小说集—中国—唐宋时期 IV. ①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1055 号

策 划 柳明晔  
责任编辑 钱建芳 徐 莺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版式设计 水 墨  
责任印制 朱毅平

## 唐宋传奇集 上

鲁迅 校录

蔡义江 蔡宛若 今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233 千字

印张 14.75

插页 1

版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616-7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 序 例



东越胡应麟在明代，博涉四部，尝云：“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其言盖几是也。贻于诗赋，旁求新途，藻思横流，小说斯灿。而后贤秉正，视同土沙，仅赖《太平广记》等之所包容，得存什一。顾复缘贾人贸利，撮拾雕镌，如《说海》，如《古今逸史》，如《五朝小说》，如《龙威秘书》，如《唐人说荟》，如《艺苑摭华》，为欲总目烂然，见者眩惑，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晋唐稗传，黥削几尽。夫蚊子惜鼻，固犹香象，嫫母护面，詎逊毛嫫，则彼虽小说，夙称卑卑不足厕九流之列者乎？而换头削足，仍亦骇心之厄也。昔尝病之，发意匡正。先辑自汉至隋小说，为《钩沉》五部讫；渐复录唐宋传奇之作，将欲汇为一编，较之通行本子，稍足凭信。而屡更颠沛，不遑理董，委诸行篋，分饱蟬蠹而已。今夏失业，幽居南中，偶见郑振铎君所编《中国短篇小说集》，扫荡烟埃，斥伪返本，积年堙郁，一旦霍然。惜《夜怪录》尚题王洙，《灵应传》未删于逃，盖于故旧，犹存眷恋。继复读大兴徐松《登科记考》，积微成昭，钩稽渊密，而于李徵及第，乃引李景亮《人虎传》作证。此明人妄署，非景亮文。弥叹虽短书俚说，一遭篡乱，固贻害于谈文，亦飞灾于考史也。顿忆旧稿，发篋谛观，黯澹有加，渝敝则未。乃略依时代次第，循览一周。谅哉，王度《古镜》，犹有六朝志怪余风，而大增华艳。千里《杨娼》，柳琨《上清》，遂极庠弱，与诗运同。宋好劝惩，摭实而泥，飞动之致，眇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绝。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特《夜怪》一录，显托空无，逮今允成陈言，在唐实犹新意，胡君顾贬之至此，窃未能同耳。自审所录，虽无秘文，而曩曾用心，仍自珍惜。复念近数年中，能恳恳顾及唐宋传奇者，当不多有。

持此涓滴，注彼说渊，猷我同流，比之芹子，或亦将稍减其考索之劳，而得玩绎之乐耶。于是杜门摊书，重加勘定，匝月始就，凡八卷，可校印。结愿知幸，方欣已猷，顾旧乡而不行，弄飞光于有尽，嗟夫，此亦岂所以善吾生，然而不得已也。犹有杂例，并缀左方：

一、本集所取资者，为明刊本《文苑英华》；清黄晟刊本《太平广记》，校以明许自昌刻本；涵芬楼影印宋本《资治通鉴考异》；董康刻士礼居本《青琐高议》，校以明张梦锡刊本及旧钞本；明翻宋本《百川学海》；明钞本原本《说郛》；明顾元庆刊本《文房小说》；清胡珽排印本《琳琅秘室丛书》等。

一、本集所取，专在单篇。若一书中之一篇，则虽事极煊赫，或本书已亡，亦不收采。如袁郊《甘泽谣》之《红线》，李复言《续玄怪录》之《杜子春》，裴铏《传奇》之《昆仑奴》、《聂隐娘》等是也。皇甫枚《飞烟传》，虽亦是《三水小牋》逸文，然《太平广记》引则不云出于何书，似曾单行，故仍入录。

一、本集所取，唐文从宽，宋制则颇加决择。凡明清人所辑丛刊，有妄作者，辄加审正，黜其伪欺；非敢刊落，以求信也。日本有《游仙窟》，为唐张文成作，本当置《白猿传》之次，以章矛尘君方图版行，故不编入。

一、本集所取文章，有复见于不同之书，或不同之本，得以互校者，则互校之。字句有异，惟从其是。亦不历举某字某本作某，以省纷烦。倘读者更欲详知，则卷末具记某篇出于何书何卷，自可覆检原书，得其究竟。

一、向来涉猎杂书，遇有关于唐宋传奇足资参证者，时亦写取，以备遗忘。比因奔驰，颇复散失。客中又不易得书，殊无可作。今但会集丛残，稍益以近来所见，并为一卷，缀之末简，聊存旧闻。

一、唐人传奇，大为金元以来曲家所取资，耳目所及，亦举一二。第于词曲之事，素未用心，转贩故书，谅多讹略，精研博考，以俟专家。

一、本集篇卷无多，而成就颇亦匪易。先经许广平君为之选录，最多者《太平广记》中文。惟所据仅黄晟本，甚虑讹误，去年由魏建功君校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明长洲许自昌刊本，乃始释然，逮今缀缉杂札，拟置卷末，而旧稿潦草，复多沮疑，蒋径三君为致书籍十余种，俾得检寻，遂以就绪。至陶元庆君所作书衣，则已贻我于年余之前者矣。广赖众力，才成此编，谨藉空言，普铭高谊云尔。

中华民国十有六年九月十日，鲁迅校毕题记。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

# 前言

蔡义江

唐代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极重要的时代，要说我国的小说是从唐代开始的，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在唐以前，小说还处于雏型阶段，如六朝志怪小说，严格地说还算不上小说。只有到了唐代，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小说，那就是传奇。因其事属奇闻，或情节离奇，或传神奇怪异之说，故名，其实就是唐宋文言短篇小说。传奇之称是稍后才有的，它起于晚唐人裴铏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传奇》（其书已佚），与后来戏曲中特别是明清时代以唱南曲为主的戏曲形式也称传奇是两码事。

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从情节叙述到细节描写，都应该是有意识地运用想象和虚构，也必然有文采藻饰的铺陈和渲染，唐人传奇之有别于六朝志怪，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小说，主要就在于这一点。鲁迅在他校录的《唐宋传奇集·序例》的开头，就引明代胡应麟的话说：

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

“传录舛讹”往往出于人们头脑中神鬼怪异的迷信观念，而“作意好奇”或故“设幻语”，则是自觉地在运用文学创作手段。因而在表现上也就有精粗之分。唐传奇“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讲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此外，传奇的题材也比志怪大大扩展了，增加了许多社会内容。历史的、政治的、官场的、市井的、家庭的、爱情婚姻和妇女的……形形色色，丰富多采。人物塑造、情节构思、语言文字等等艺术技巧，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同时也形成了传奇文体自己的特色，即不少作品往往文中有诗，韵散夹杂；以记叙为主，又兼有议

论,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备众体”,对后来的小说也有很大的影响。总之,传奇的产生,使小说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

传奇的发展,大体有几个阶段:初盛唐是志怪到传奇的过渡阶段,所存作品甚少,仅王度《古镜记》、无名氏《补江总白猿传》和张文成《游仙窟》三篇,内容多荒诞怪异。中唐是传奇最繁荣的黄金时期,作品数量多、质量高,现实性与社会意义也大大加强,诸如《枕中记》、《柳毅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李娃传》、《长恨传》、《莺莺传》等名篇佳作,都产生于这一时期。晚唐时,传奇则趋向低落,数量虽仍不少,质量却大不如前;唯此时多传奇之专集,如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牛肃《纪闻》、裴铏《传奇》、皇甫枚《三水小牍》等皆是。至宋代,已是余绪,文多迂腐拘板,无可称道。鲁迅在《序例》中有一段话,概括得十分精切,他说:

王度《古镜》,犹有六朝志怪余风,而大增华艳。千里《杨媚》、柳理《上清》,遂极靡弱,与诗运同。宋好劝惩,摭实而泥,飞动之致,眇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绝。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

此可谓定论。

《唐宋传奇集》自鲁迅校录完毕之日起,迄今已有三分之二世纪,但它仍然是一部在一般阅读和专业研究上都非常有价值的书。用白话翻译出来,以方便读者,让它成为普及读物,使更多的人能观瞻我国唐宋时期优秀的古典短篇小说的丰采,确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唐宋传奇集》与后来的各种同类选本比,是有其特色的,大略有以下数端:

一、只收单篇作品。如其《序例》所说:“本集所取,专在单篇。若一书中之一篇,则虽事极煊赫,或本书已亡,亦不收采。如袁郊《甘泽谣》之《红线》,李复言《续玄怪录》之《杜子春》,裴铏《传奇》之《昆仑奴》、《聂隐娘》等是也。皇甫枚《飞烟传》,虽亦是《三水小牍》逸文,然《太平广记》引则不云出于何书,似曾单行,故仍入录。”

二、重唐轻宋,黜伪求信。《序例》说:“本集所取,唐文从宽,宋制则颇加抉择。凡明清人所辑丛刊,有妄作者,辄加审正,黜其伪欺;非敢刊落,以求信



也。日本有《游仙窟》，为唐张文成作，本当置《白猿传》之次，以章矛尘君方图版行，故不编入。”

三、择体较宽，足广视野。所录之作，有的为当今小说选本所不取，如李吉甫《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即是。或以为既称“论”，当入文集，非传奇小说者流，鲁迅则不泥于此，但重其实质。至如后三卷之《隋遗录》、《炀帝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及太真、飞燕、梅妃、师师诸外传、别传，又以其体近史传，亦多不选。本集则不拘一格而收之，以补正史之阙，足广读者见闻，亦见当时传奇之风浸淫之广。

四、用心校勘，将可资参证的材料写入附记。本集经许广平相助选定后，鲁迅曾搜集多种善本互校，遇“字句有异，惟从其是”，并于书末出“校记”，注明某篇出于何书何卷，列某句某字在诸本中之异文。所取文字虽偶有一二处可商，后来学者亦有撰文补正者，然其用心之勤，功力之深，远非根基浅薄之辈可及。又鲁迅于卷末附《稗边小缀》，是他平素“涉猎杂书，遇有关于唐宋传奇足资参证者”，随手写取积累而成的；唐人传奇被金元以后的曲家、通俗小说家所取资的特多，凡耳目所及，也都略举以备考。这些都有参考价值。总之，征集旧闻，广赖众力，成书不易，故鲁迅颇自珍惜。

将文言翻译成白话，难处在保存原作文字的风格和微妙之处。这和将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情况完全一样，文字愈精妙的就愈难译，要不损伤原作的妙处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读到鲁迅《序例》最后几句话“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时，就想到，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有本领将这十三个字译得跟原作一样好。

传奇“文备众体”，杂有诗赋词曲的作品不少。有的仅两句、四句，有的一篇之中有好几首，最长的有像《长恨歌》之类的长诗。倘若不翻译，工作似乎只做了一半；要译出来，困难自然要超过译散文，因为至少总要译得像诗词的样子。经过实践，我们感到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强求划一。诗，一般都翻译，并大体押韵，以免过于散文化；但遇有个别极浅显易懂、与白话没有多大区别的或民谣，就不一定再添几个字，硬是画蛇添足地改变它的原样。因为我们不是为翻译而翻译。好比说，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一首，除了可将“举头”改成“抬头”外，还能怎么个译法？还有什么译的必要！所以偶而碰到这类情况，我们也有保持原诗原句或只改其一二字的。

文中也有写对对子的,这与律诗中的对仗还不一样。律诗中的对仗,翻译成白话,能对固然好,不能对的,不对也不要紧,因为文中反正只说做诗;对对子则不同,若译出来不成对子,算个什么呢?而且对对子完全看你用字造句的技巧,所以不能译也不必译。若句子中有不太好懂的地方,我们只加括号解释。

词曲的语言多数比较浅显,偶有几处太文、不够畅明的,我们采用“半译”的方法来解决。也就是说,只改换或增加几个字,有时一句分作两句,使之既易于理解,又能保持长短句搭配的自然音节,仍像一首词曲的样子。想必读者不会误认为某词牌、曲牌的字数句数,就是经我们改动过的格式。这是尝试,是否妥当,得失如何,只好请读者来评定了。

原书正文中有些加括号的注文,我们这次翻译时,多数还是保留了;也视情况有所增删。增加最多的是《东阳夜怪录》,因为该篇所述,是诸多动物化为精怪,彼此高谈阔论、吟咏诗作的故事,引用古籍中有关动物的典故和双关语特多。这使我们在翻译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只有把难懂的古语换成通俗的今语才算译,然而改换语词又会同时失去其谐音、双关的妙处,典故用在诗中而兼有这些作用的地方更是如此。所以要解决这一矛盾,在用语上便颇费斟酌。在这方面,我们确是花了不少气力。实在难以两全的,就只好借助于注文来弥补了,想必读者是能够谅解的。

传奇既是小说,写到某些历史人物、事件,虽可能也有某些事实或传闻的依据,未必尽属虚构,但核之于史实,则又常常有年代先后或地名人名的谬误。如《隋炀帝海山记》称“炀帝生于仁寿二年”,仁寿二年为公元602年,其时炀帝已34岁,两年后便杀文帝即位。又称“帝名勇”,炀帝名广,这些地方错误太明显,若不指出,怕贻误历史知识不太多的读者,我们加了极少量的注说明之,或同时作了校改,但一般的错误,都不注不改。因为毕竟是小说。又如《隋遗录》记虞世南作《应诏嘲司花女》诗,后人不加审辨,在编纂《全唐诗》时,也将此诗收录于虞世南名下。其实,隋代还根本没有七言绝句,更不必说完全合律的七绝了,它只不过是晚唐小说家自己的创作。炀帝的《双调望江南》词八阙也是如此。又,有些作品如《周秦行纪》、《隋遗录》等的作者,多系当时人及后人伪托,鲁迅先生在《稗边小缀》中已有考证。诸如此类,我们也不特别加以考证,因为从学术角度研究传奇不是我们译书的任务。我们只希望读者在阅读时,不要把传奇小说中所述种种,当作一般史料来看待。

某些名物、语词,因年代久远,不得甚解又一时无处查考的情况,也会偶

而碰到。翻译不同于注解,可以据实注明“未详”,或干脆过去不注,所以,要想完全避免望文生义、强作解人之诮,也并不容易。好在这种地方不多,碰上了,我们只好抱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多加斟酌,谨慎下笔,不自以为是。

语译古籍的经验不多,又限于水平,此书不当和疏误之处恐所难免,还祈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 目录

## 001 卷一

- 古镜记 /002
- 补江总白猿传 /014
- 离魂记 /020
- 枕中记 /022
- 任氏传 /028

## 039 卷二

- 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 /040
- 柳氏传 /046
- 柳毅传 /052
- 李章武传 /066
- 霍小玉传 /074

## 087 卷三

- 古岳读经 /088
- 南柯太守传 /092
- 庐江冯媪传 /104
- 谢小娥传 /106
- 李娃传 /112
- 三梦记 /124
- 长恨传 /128
- 东城老父传 /142
- 开元升平源 /150

## 155 卷四

- 莺莺传 /156
- 周秦行纪 /170
- 湘中怨辞 /178
- 异梦录 /182
- 秦梦记 /186
- 无双传 /192
- 上清传 /200
- 杨娼传 /204
- 飞烟传 /206
- 虬髯客传 /216

# 卷一

任氏传	枕中记	离魂记	补江总白猿传	古镜记
沈既济	沈既济	陈玄佑	缺名	王度
撰	撰	撰	撰	撰



## 古镜记

隋汾阴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师礼事之。临终，赠度以古镜，曰：“持此，则百邪远人。”度受而宝之。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气之象形。”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举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绝。嗟乎！此则非凡镜之所同也。宜其见赏高贤，自称灵物。侯生常云：“昔者吾闻黄帝铸十五镜，其第一横径一尺五寸，法满月之数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镜也。”虽岁祀攸远，图书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诬矣。昔杨氏纳环，累代延庆；张公丧剑，其身亦终。今度遭世扰攘，居常郁快，王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哀哉！今具其异迹，列之于后，数千载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

大业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罢归河东，适遇侯生卒，而得此镜。至其年六月，度归长安，至长乐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颇甚端丽，名曰鸚鵡。度既税驾，将整冠履，引镜自照。鸚鵡遥见，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问其故。雄云：“两月前，有一客携此婢从东来。时婢病甚，客便寄留，云：‘还日当取。’比不复来，不知其婢之由也。”度疑精魅，引镜逼之。便云：“乞命，即变形。”度即掩镜曰：“汝先自叙，然后变形，当舍汝命。”婢再拜自陈云：“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大行变惑，罪合至死。遂为府君捕逐，逃于河渭之间，为下邦陈思恭义女，蒙养甚厚。嫁鸚鵡与同乡人柴华。鸚鵡与华意不相愜，逃而东；出韩城县，为行人李无傲所执。无傲，粗暴丈夫也，遂

## 古镜记

白话版

隋朝时，汾阴有个侯生，是天下的奇士。王度常以对待老师的礼节对待他。侯生临终时，送给王度一枚古镜，说：“有了它，各种妖邪都会远远避离的。”王度接受了镜子，十分珍爱它。

镜子直径八寸，镜背中心凸处制成麒麟蹲伏着的样子。环绕它分为东、南、西、北四方，有龟、龙、凤、虎依次分布。四方之外又设八卦，八卦之外是自子至亥的十二时辰的位置，各有代表时辰的畜类。时辰牲畜之外，又有二十四字，围绕镜边，字体似隶书，点画都齐全，但在任何字典中都查不到。侯生说：“那是二十四节气的象形。”对着阳光照去，镜背的花纹字画，笔墨透入影内，连最细微处都看得清清楚楚。拿起来敲一敲，音色清越，余韵绵长，持续一整天的工夫才停止。呵，单凭这一点，就的确与普通的镜子不一样啊！难怪它会受到高人贤者的赏识，而以灵物自居呀。侯生常常说：“从前，我听说黄帝铸造过十五枚镜子，第一枚直径有一尺五寸，是按照满月的天数制造的。依每枚镜子大小相差一寸推算，这是第八枚镜子。”虽然此事年代久远，记载有缺，但高人所说的话，是不可不信的。从前杨宝接受黄衣童子报答他的白环，子孙都得绵延福泽；张华失去了他获得的宝剑，他自身也随之遇害丧命了。现在，我王度遭遇时世的困扰，终日郁郁寡欢，眼见国家像经过焚烧一样败毁不堪，不知什么地方可以安身度日，如今宝镜又失去了，真是悲哀呀！如今我记下此镜的奇异事迹，写在后面，如果几千年之后，有人重新得到它，可据此而知道它的来历。

大业七年五月，王度辞去御史之职回到河东，正遇上侯生逝世，而得到了这枚古镜。那年六月，王度回长安，到长乐坡，住宿在房主人程雄的家里。程雄新近接受了一名婢女的寄宿，她长得很端正美丽，名叫鸚鵡。王度住下来后，准备整理一下衣帽，便拿出镜子来自照。鸚鵡远远看见，立即叩头至流血，说：“再也不敢住了！”王度于是找来主人问什么缘故。程雄说：“两个月前，有位客人带着这个婢女从东面来。当时，那婢女病得很重，客人就将她寄留在这里，说：‘我回来时带她走。’至今没有再来。不知那婢女为什么这样。”王度怀疑她是妖精鬼魅，便拿出镜子来逼问她。她就说：“饶命吧！我马上就显出原形来。”王度立即遮住镜子，说：“你先说明自己的情况，然后再显原形，我就饶你的命。”那婢女拜了几拜，便讲述自己经历说：“我本来是华山府君庙前大松树底下的千年老狐狸，经常变幻形体，迷惑别人，罪该处死。因此遭府君追捕，逃到黄河与渭水之间，当了下邦陈思恭的干女儿。陈家待我很好，将鸚鵡嫁给同乡人柴华。鸚鵡跟柴华感情不合，又向东逃走，经过韩城县，被过路的李无傲抓住。无傲是个粗暴汉子，便挟持鸚鵡到处游荡了好几年，不久前

将鸚鵡游行数岁，昨随至此，忽尔见留。不意遭逢天镜，隐形无路。”度又谓曰：“汝本老狐，变形为人，岂不害人也？”婢曰：“变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恶，自当至死耳。”度又谓曰：“欲舍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赐，岂敢忘德。然天镜一照，不可逃形。但久为人形，羞复故体。愿緘于匣，许尽醉而终。”度又谓曰：“緘镜于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适有美言，尚许相舍。緘镜而走，岂不终恩？但天镜一临，窜迹无路，惟希数刻之命，以尽一生之欢耳。”度登时为匣镜，又为致酒，悉召雄家邻里，与宴谑。婢顷大醉，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一座惊叹。

大业八年四月一日，太阳亏。度时在台直，昼卧厅阁，觉日渐昏。诸吏告度以日蚀甚。整衣时，引镜出，自觉镜亦昏昧，无复光色，度以宝镜之作，合于阴阳光景之妙。不然，岂合以太阳失曜而宝镜亦无光乎？叹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渐明。比及日复，镜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后，每日月薄蚀，镜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侠者，获一铜剑，长四尺。剑连于靶；靶盘龙凤之状，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烁，非常物也。侠持过度，曰：“此剑侠常试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晴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旁照数丈。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爱古，如饥如渴，愿与君今夕一试。”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霁。密闭一室，无复脱隙，与侠同宿。度亦出宝镜，置于座侧。俄而镜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视如昼。剑横其侧，无复光彩。侠大惊，曰：“请内镜于匣。”度从其言，然后剑乃吐光，不过一二尺耳。侠抚剑叹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后每至月望，则出镜于暗室，光尝照数丈。若月影入室，则无光也，岂太阳太阴之耀，不可敌也乎？

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欲为苏绰立传。度家有奴曰豹



跟随他来到这里，仓促间将我留了下来。想不到竟碰上了天镜相照，要隐形逃避都无路可走。”

王度又对她说：“你本来是老狐狸，变形成人，岂不是害人吗？”婢女说：“变了形去侍奉人，并非有害；只是逃躲府君监管，变幻形象蒙人，是神道所痛恨的，自然是该死的了。”王度又说：“我放你条生路，怎么样？”鸚鵡说：“承您如此厚爱我，我怎敢忘记恩德。可是被天镜一照，就不能再逃走了。只是成为人样已久，羞于再变回到原形去。请把镜子放回匣子里去，允许我再尽兴地喝一次酒而死去吧！”王度说：“镜子放回到匣子里去，你不会逃走吗？”鸚鵡笑着说：“刚才你还讲过动听的话，准许放我一条生路。藏起镜子，我逃走了，不正好完成了你的恩赐？只不过既被天镜照到，要逃窜也没有路了。我只希望能在余下的片刻生命中，尽情地享受一生的欢乐罢了！”王度立刻把镜子放回匣中，为她叫来酒菜，把程雄家的邻居都请来，和她一起饮酒说笑。婢女一会儿就喝得大醉，于是抖动衣衫，起舞歌唱道：

宝镜啊宝镜！

多可悲啊我的命运！

自从我变幻成为人形，  
到如今已换过几家几姓？

活着虽可以得到欢乐，

死了必定也不会伤心。

我又为何要恋恋不舍地

固守在这浊世红尘！

唱完，拜了几拜，就化作老狐狸死了。在座的人都为之惊愕叹息。

大业八年四月一日，发生日蚀。当时王度在台署值勤，白天躺在厅阁里，觉得日光渐渐地昏暗了。差役向王度报告日全蚀。王度整理穿戴时，拿出镜子来，发觉镜子已昏暗，不再有光彩了。由此想到宝镜的制造一定符合阴阳光影的奥妙；倘非如此，怎会当太阳失去光芒的同时，宝镜也就没有光彩了呢？正在叹息诧异，一会儿镜子的光彩出来了，太阳也逐渐明亮起来。等到太阳完全复原，镜子也就精亮朗朗如旧了。从此以后，每当出现日蚀月蚀时，总发现镜子也同时昏暗不明。

同年八月十五日，王度的朋友薛侠，得到一把铜剑，长四尺，剑身与柄相连，剑柄作龙凤盘绕状，左边花纹如火焰，右边花纹如水波，光彩闪烁，非平常之物。薛侠带了它来见王度，说：“这剑我薛侠曾经试过，每月十五日，遇天地晴朗，将它放在暗室里，就会自然发光，周围几丈都能照到。薛侠得到它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您爱好奇物古玩如饥似渴，我愿意跟您一道今晚来试一下。”王度非常高兴。

当晚，果然遇到天晴地明的好天气。王度就把一间房子严密地关闭了，不让一线光亮